

“旋转门”降低审计质量了吗?

——基于我国沪深两市资本市场数据的分析

米莉¹, 刘玮娜²

(1. 内蒙古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2.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对“旋转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通过用审计意见改善和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审计质量,研究发现“旋转门”会改善企业审计意见并且增加操纵性应计的程度,也就是说,“旋转门”降低了审计质量。检验审计委员会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损害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样本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时,审计委员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越能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这说明我国审计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效用。

[关键词]旋转门; 审计意见改善; 盈余管理; 审计委员会; 审计质量; 操纵性应计利润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3)05-0098-13

一、引言

独立审计始于16世纪的意大利,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各国传播,而我国的独立审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审计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审计质量。而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弊并且在财务报告中加以报告的联合概率^[1],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不仅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还能够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2]。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既影响其发现重大错弊的概率也决定其报告该错弊的概率,所以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的关键。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财务舞弊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审计独立性的广泛关注。

2001年澳大利亚HIH保险公司和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使广大投资者和学术界将视线投向事务所前雇员担任其审计客户高级管理职务的现象。业界把这种审计师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客户之间流动的现象称为进出“旋转门”^[3],“旋转门”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审计质量,因而受到了国内外政府监管部门以及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美国《萨班斯法案》(2002)、澳大利亚《第9号法案》(2004)以及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2009)均对“旋转门”现象进行了限制。虽然这些法规都旨在限制“旋转门”现象的出现,但“旋转门”是否会损害审计质量?如果“旋转门”损害了审计质量,作为对外部审计师具有聘用、监督以及沟通职能的审计委员会是否能够发挥其职能,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利用我国资本市场数据尝试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旋转门”是否会损害审计质量以及审计

[收稿日期]2013-04-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10XJA63007)

[作者简介]米莉(1963—),女,内蒙古乌海人,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学;刘玮娜(1987—),女,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学。

委员会是否会发挥其监督职能,以使人们对我国审计市场的“旋转门”现象有全面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一)“旋转门”效应

注册会计师在其审计客户中担任高管的现象在业界较为普遍,Lennox 认为,这是因为许多注册会计师不期望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只局限于事务所,而作为一个颇具魅力的职业选择,审计师职业为从业者提供了经验和与审计客户接触的机会,拓展了他们后续的职业选择^[4]。Beasley 等人认为审计客户也会受益于雇佣熟悉自身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师^[5]。事实上,审计过程要求审计师和审计客户进行广泛的沟通和合作,以至于这种工作关系使得许多审计师转变为审计客户的雇员^[6]。这种审计师加入审计客户的“旋转门”现象^[7],引起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Clikeman 将注册会计师从会计师事务所离职后进入客户公司管理层、客户公司继续聘请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审计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称为“旋转门效应”^[3]。“旋转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相应地,学界将之称为“旋转门”的专业性效应和独立性威胁。

“旋转门”的专业性效应体现在发生“旋转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因其专业知识及从业经验较多而更加熟悉企业的内部控制、业务流程、信息系统从而对“旋转门”公司产生的协同效应。相关研究表明,“旋转门”对上市公司来说也存在着很多优势。首先,“旋转门”公司更有可能雇佣合格的员工。其次,“旋转门”公司更有可能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息。ISB 强调从外部审计的事务所雇佣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是为了向投资者保证其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最后,“旋转门”公司高管与审计事务所的关联关系,还能为上市公司节约审计成本^[8]。Basioudis 提供的证据表明,来自于事务所前雇员的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能显著降低审计收费^[9]。

独立性的威胁可以分为直接威胁和间接威胁。直接威胁包括实际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这种利益被取消的可能性,这些经济利益可能使得审计师配合公司管理层来损害潜在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间接威胁发生在审计师与审计客户拥有私人关系或者专业关系时,专业背景的关联使得审计师由于个人原因而很难保持客观性,可能会更偏向于私人关系而不是专业的客观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很早就认识到一旦某个注册会计师正式和顾客谈判可能的雇佣时,对于这个客户,也就是潜在的雇主,注册会计师就难以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协会要求这些注册会计师通知他们的事务所取消为这些客户提供的服务直到雇佣关系解除^[10]。尽管有这些要求,但已有研究证明,由于这些潜在雇佣没有被普遍披露,注册会计师未必会取消这些审计业务,出于与客户的审计关系,这些注册会计师可能会间接影响公司财务报告披露^[11]。

(二)“旋转门”与审计质量

“旋转门”不仅会损害审计的独立性,也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损害审计质量:首先,审计师会出于对以往同事的信任而显著减少审计程序的数量^[12]。其次,审计团队可能会因尊重以前的同事或者对以前的同事过度友好而不情愿反对以往同事的一些主张^[4]。最后,“旋转门”公司的高管可能非常熟悉事务所的查账程序,并且能够设计出一些方案来绕过审计师的审查^[13]。

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旋转门”会降低审计质量。Menon 和 Williams 发现,当存在“旋转门”现象时,公司带符号和不带符号的操纵性应计更高,并且恰好满足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比例更高^[7]。Lennox 发现“旋转门”显著提高了公司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概率,并且“旋转门”公司收到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后高管的离职率显著降低,他认为“旋转门”损害了审计质量^[4]。

国内也有研究者认为“旋转门”降低了审计质量,如吴溪等分析典型案例后发现“旋转门”之前、“旋转门”过程中以及“旋转门”之后都存在审计质量减损的现象^[14]。刘继红发现“旋转门”公司更有可能收到标准审计意见^[15],也就是说“旋转门”降低了审计质量,并且“旋转门”公司审计质量的降低并非取决于审计任期,而是由事务所关联本身的影响而造成的。

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旋转门”并没有降低企业的审计质量。Geiger 等检验了公司发布直接从外部审计事务所聘用高级会计和普通财务人员公告的市场反应,并没有发现市场认为“旋转门”雇佣关系有负面影响,而是发现对于小公司而言市场反应是正相关的^[13]。ISB 认为从外部审计事务所雇佣员工时,小公司受益更大,因为小公司没有更多的资源去寻找合适的高管并且在业务以及财务咨询方面与外部审计师的关系更加密切^[8]。另外,当客户是小公司或者不出名的公司时,审计师加入审计客户的决定是一个很强的积极信号。Geiger 等比较了从审计事务所或其他来源雇佣决定财务报告的高管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发现前者并没有显著增加盈余管理,与没有雇佣前任审计师的控制组相比,雇佣前任审计师的报告会计年度前后也没有显著差异^[16]。

(三) 研究评述

综合以上研究文献发现,国外近些年开始了对“旋转门”现象的研究,而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旋转门”与盈余管理或者审计质量的相互关系,并且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国外对于“旋转门”的研究还涉及“旋转门”与审计收费以及“旋转门”市场反应等现象。而对于国内来说,虽然立法开始关注“旋转门”现象,但是学术界对于该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仅有吴溪等使用典型案例发现“旋转门”公司存在审计质量减损的现象^[14]以及刘继红发现“旋转门”公司存在审计质量下降现象^[15]。但是刘继红将研究样本仅限于上市公司中具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历高管的公司,并且没有考虑该高管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位,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难以观察到“旋转门”公司与高管没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历的公司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也可能会夸大事务所中一般审计员的影响力。

为了弥补国内对于“旋转门”现象研究的空缺,进一步剖析在我国资本市场中“旋转门”是否会对审计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笔者进一步研究了“旋转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同时,为了从上市公司整体考察“旋转门”是否造成不利影响,我们选择了全部的上市公司样本,并且将“旋转门”的公司仅限于有高管在事务所中担任合伙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以克服对事务所一般审计员影响力的放大效应。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旋转门”与审计质量的根源追溯

1. 委托代理关系。Jensen 和 Meckling 将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委托方委托代理方根据委托方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方某些决策权,代理人通过代理行为获取一定的报酬的契约关系”^[17]。委托代理关系实质上就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居于信息优势与处于信息劣势的市场参与者之间在建立契约关系后产生的相互关系。只要市场参与双方所获得的信息存在不对称性,这种关系就可以被认为是委托代理关系。我国现有的公司治理现状是,审计委托人往往是公司的高管,或者公司高管层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前雇员是公司的高管,尤其该高管曾经担任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高级经理,那么作为受托人的事务所就会和委托人公司管理层存在密切的关联,这就会损害审计师应有的独立性,从而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

2. 社会认同假说。社会认同理论被运用于众多的研究领域,也可以用于解释“旋转门”^[18]。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人将自己归为包括专业成员的不同社会群体,比如组织成员组、性别组以及年龄组。分组确保个人能够安排自己的社会环境以及给处于该环境中的自己 and 他人定位。相应地,审计师也很可能按照专业能力(即会计专业知识)和团体将自己归类,他们通常会将自已划归为业务团队、会计师事务所,或者与这些组织建立心理的依附^[19]。根据社会认同假说,发生“旋转门”的高管与其曾经任职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相互都会产生一种组织及专业归属感,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说明了会计师事务所会对“旋转门”的审计师所任职的上市公司产生一种信任感从而降低了其评估的固有风险及控制风险(也就是降低了审计师应有的独立性水平)的原因。Bamber 和 Iyer 曾通过邮寄问卷方式调查了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 252 个审计客户,以检验审计师的组织认同和专业认同以及两者之

间的冲突,他们的研究表明社会认同理论是解释审计师行为的一个有用方法,他们发现,平均而言,组织认同和专业认同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两者之间的冲突较小,并且,尽管组织认同和专业认同是正相关的,但是两者是独立的结构^[20]。

(二) 研究假设

“旋转门”会因降低重大错报被发现、被报告的可能性而损害审计质量。一方面,审计师由于和公司高管以前的合作关系而更可能信任发生“旋转门”的公司,这种信任关系会使得审计师调整审计程序。从理论角度看,首先,审计项目组可能不愿意质疑或过度相信以往的同事,从而在作出重大决策和判断时不能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5];其次,“旋转门”公司的高管非常熟悉事务所的测试程序而规避相应程序。从审计风险模型的角度看,“旋转门”会从两个方面降低评估的审计风险,一是由于具有注册会计师背景的高管加入“旋转门”公司,审计师会由于信任该高管的能力而降低评估的控制风险,二是审计师也会因相信发生“旋转门”公司的高管的诚信而降低评估的固有风险^[7]。另一方面,当审计师转换为公司高管以后,审计项目组会更尊重以前的同事、领导或者与他们过度友好,因此,他们可能不愿意反对以往同事的一些主张,对于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能持妥协态度。这样从两个方面都可能降低审计质量,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存在“旋转门”现象的公司审计质量降低。

Beasley从“审计委员会作为缓解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角度出发,认为审计委员会可以提升董事会对财务报告监督的力度,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发生舞弊的概率更低^[21]。大量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cMullen认为审计委员会可能提高监督财务报告流程和监督整个审计流程力度,实证分析表明,如果审计委员会切实履行这些职责,设置审计委员会可以降低不适当会计处理和不充分会计披露的发生概率^[22]。Abbott等实证检验了被SEC处罚和未被处罚的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特征,发现全部都是独立董事的审计委员会可以降低公司财务错报行为发生的概率^[23]。Klein从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是否达到51%、是否全员独立董事三个方面检验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随着独立性的提高,审计委员会将能更有效地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24]。Lennox发现独立的审计委员会降低了“旋转门”发生的概率,这也间接说明了审计委员会能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潜在损害^[25]。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够降低“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

四、实证检验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全部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通过手工收集样本公司年报中所有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背景,同时结合中注协网站行业信息查询中的注册会计师信息来识别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在事务所工作的经历而得到“旋转门”变量。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参考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管职业背景,如果职业背景中只提到高管是注册会计师但是没有列出该高管是否曾经在事务所执业,那么我们通过查询中注协网站来核对该高管是否曾经或正在事务所工作。为了防止重名可能造成的数据误差,在核对过程中,我们通过核对该高管的年龄、学历、毕业学校等信息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除了手工收集公司高管的职业背景数据以外,本文还用到了公司的财务数据及治理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旋转门”:参照Geiger等的研究^[16],本文将“旋转门”公司仅限于有高级管理人员曾经或正在公司目前所托审计事务所中担任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包括高级经理、所长、主任会计师、副主任会计师以及高级项目经理等)的公司。如果样本公司发生“旋转门”现象,则Revol等于1,否则为0。

2. 审计意见改善:作为审计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审计意见不仅被会计信息使用者用来衡量会计信息的可信度,而且也被监管层作为监测上市公司的重要指标。审计意见的类型不仅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判断,而且还会影响公司的投融资能力,因而上市公司会尽量避免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近年的一些研究从审计价值的本源出发,将审计意见的改善作为审计质量的一个衡量指标^[26-27]。现有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可以划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以及否定意见五种,但是近年均未出现过否定意见,所以目前上市公司常见的审计意见类型只有前四种。审计意见类型的改善,是指从相对严格的审计意见类型变为相对缓和的审计意见类型。各种审计意见类型按照从严格到缓和的顺序为: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保留意见(包含有解释说明段的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标准无保留意见^[26]。

3.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一直以来都被作为审计质量的一个衡量标准^[4,16],本文也是如此,采用 Kothari 等计算的业绩匹配的操纵性应计^[28]来进行审计质量衡量,即选用同年度同行业与当期的 Roa 最接近的公司为匹配样本,业绩匹配的操纵性应计就是该公司同年度经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减去匹配样本同年度经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

4. 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我们从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规模以及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三个方面来衡量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参照 Klein 的研究^[24],本文将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分为独立成员和非独立成员,独立成员是指该成员在公司中不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职位,他们既不是公司的雇员也不在其关联企业担任职务。

(三)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设计了研究模型(1)。

$$Opimp = \beta_0 + \beta_1 Revol + \beta_2 Size + \beta_3 ABH + \beta_4 \Delta Roa + \beta_5 \Delta Lev + \beta_6 Loss + \beta_7 Change + \beta_8 Growth + Year\ fixed\ effect + \varepsilon \quad (1)$$

模型(1)用来检验“旋转门”对审计意见改善的影响, $Opimp$ 为审计意见改善,哑变量,报告期审计意见改善取1,否则为0。 $Revol$ 为“旋转门”变量,分别用水平值和变动值来衡量,水平值 $Revol_t$ 是哑变量,当上市公司的高管曾经或者现在在当期审计事务所担任合伙人或者高级经理取1,否则为0;变动值 $\Delta Revol$ 是指“旋转门”的变化情况,用 $Revol_t - Revol_{t-1}$ 来衡量。

如果公司在 t 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相对于 $t-1$ 期发生了提升或改善,可能会促使不利审计结果的改善,因此设置总资产收益率变动率 ΔRoa 、资产负债率变动指标 ΔLev 以及资产增长率 $Growth$ 加以控制。 $Loss$ 变量表明企业面临的财务压力。陈杰平等的研究发现,审计师变更($Change$)可能导致不利审计结果的改善^[27],鉴于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与“旋转门”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一致,我们有必要控制该变量。同时,考虑到同时在B股或者H股发行股票的公司受到的监管更为严格,我们在回归中也控制了交叉上市变量(ABH),另外还设置了 $Size$ (期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控制样本规模的影响,设置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度的经济和监管环境差异。

$$Per_Dac = \beta_0 + \beta_1 Revol + \beta_2 Tac + \beta_3 Q + \beta_4 Size + \beta_5 Lev + \beta_6 Roa + \beta_7 Cr + \beta_8 ST + \beta_9 Loss + \beta_{10} Big4 + Industry\ fixed\ effect + Year\ fixed\ effect + \varepsilon \quad (2)$$

模型(2)用来检验“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Per_Dac 业绩匹配的是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 $Revol$ 表示“旋转门”,在回归分析中,分别采用了水平模型和变动模型。Ashbaugh 等的研究表明,应计利润存在跨期反转的情况^[29],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上一年的总应计利润(Tac)作为控制变量。成长性较强的公司通常显示出自身的高盈利能力,较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活动实现利润的平滑,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托宾 Q 来控制公司的成长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大公司具有高业绩、盈利稳定的特征,从事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低,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公司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财务风险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为了控制高财务风险造成的高盈余管理现象,模型中控制了资产负债率(Lev)、流动比例(Cr)以及 ST 公司。亏损公司为了避免被 ST ,具有很强的扭亏为盈动

机,因而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模型中加入 $Loss$ 作为控制变量, $Loss$ 为虚拟变量,如果样本公司在报告期净利润小于 0 则取 1,否则取 0。张艳的研究表明,“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更注重其声誉机制以及更高的审计收费,因而拥有更高的审计质量^[30],其审计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较低,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四大”(Big4)作为控制变量。

$$Opimp = \beta_0 + \beta_1 Revolve + \beta_2 ValidAudCom + \beta_3 Revol \times ValidAudCom + \beta_4 Size + \beta_5 ABH + \beta_6 \Delta Roa + \beta_7 \Delta Lev + \beta_8 Loss + \beta_9 Change + \beta_{10} Growth + Year\ fixed\ effect + e \quad (3)$$

$$Per_Dac = \beta_0 + \beta_1 Revolve + \beta_2 ValidAudCom + \beta_3 Revol \times ValidAudCom + \beta_4 Tac + \beta_5 Q + \beta_6 Size + \beta_7 Lev + \beta_8 Roa + \beta_9 Cr + \beta_{10} ST + \beta_{11} Loss + \beta_{12} Big4 + Industry\ fixed\ effect + Year\ fixed\ effect + \varepsilon \quad (4)$$

模型(3)和模型(4)用来检验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否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 $ValidAudCom$ 表示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从三个方面衡量审计委员会的有效性,即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AudCom$)、审计委员会规模(Num_AudCom)以及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Ind_AudCom)。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用审计委员会独立成员的数量除以审计委员会规模进行衡量。

(四) 描述性统计

表 1 列示了发生“旋转门”现象的样本公司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中共有 80 个公司发生“旋转门”,占比 1.52%,而 Lennox 使用美国 1995—1998 年数据检验的“旋转门”公司占比大约为 6.22%^[4],可见我国上市公司“旋转门”现象相对较少。

表 2 统计了样本公司的审计意见类型以及发生审计意见改善的情况。

表 1 “旋转门”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比例(%)
旋转门	80	1.52
非旋转门	5197	98.48
合计	5277	100.00

表 2 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意见改善

Panel A 审计意见变化矩阵					
t 期审计意见类型		t-1 期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无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	无法发表意见
		4979	212	51	35
标准无保留意见	4974	4895	62	13	4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227	61	142	13	11
保留意见	53	20	4	23	6
无法发表意见	23	3	4	2	14
Panel B 审计意见改善情况					
t 期审计意见类型	审计意见改善		t-1 期审计意见类型	审计意见改善	
	Opimp = 0	Opimp = 1		Opimp = 0	Opimp = 1
标准无保留意见	4895	79	标准无保留意见	4979	0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203	24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150	62
保留意见	47	6	保留意见	25	26
无法发表意见	23	0	无法发表意见	14	21
合计	5168	109	合计	5168	109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中有 4974 个(超过 94%)公司收到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这些公司中有 79 个(占 1.59%)样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而大部分收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上一年也被出具相应的或者更严厉的非标准审计报告。从统计

结果来看,样本公司中共有 109 个(占 2.07%)公司的审计意见得到改善。

表 3 是审计委员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3 审计委员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统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AudCom</i>	0.896	0.306	0.000	1.000	1.000
<i>Num_AudCom</i>	3.094	1.368	0.000	3.000	10.000
<i>Ind_AudCom</i>	0.580	0.236	0.000	0.667	1.000

注:*AudCom*(是否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含义为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公司取 1,否者为 0;*Num_AudCom*(审计委员会规模)用审计委员会的人数来衡量;*Ind_AudCom*(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用审计委员会独立成员的数量除以审计委员会规模。

中,大部分都是独立成员,平均而言,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独立成员达到了 58%。

表 4 列示了所有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控制极端值对检验结果带来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数上实施了缩尾处理(Win-sorize)。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审计意见改善的公司占比 2.1%,发生“旋转门”的公司占比 1.5%，“旋转门”变动的均值为 0.1%;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的均值是 21.731,该值和众多研究样本的规模相近,说明本文样本公司的选取比较合理。总资产净利率的均值是 7.3%,相对于上年变化均值是 0.2%,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是 50%,相对于上期变化均值是 0.4%。总体而言,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较好,并且相比上年有所增长,同时财务杠杆适中,但是也比上年有所提高;上市公司中,同时在 B 股或者 H 股上市的公司占比 7.9%,亏损公司占比 17.1%,审计师发生变更的公司占比 15.0%,说明上市公司变更事务所较为普遍;样本公司总资产增长率平均达到 17.8%,*Q* 的均值为 2.199,说明样本公司总体增长较快;总体应计 *Tac* 的均值是零,说明样本公司实现的营业利润合计基本上等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动比率的均值是 2.245%,*ST* 的公司占比 8.4%，“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占比 5.9%,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聘用

表 4 描述性统计

统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Opimp</i>	0.021	0.142	0.000	0.000	1.000
<i>Per_Dac</i>	-0.016	0.155	-0.499	-0.010	0.405
ΔPer_Dac	-0.009	0.212	-0.598	-0.012	0.604
<i>Revol</i>	0.015	0.122	0.000	0.000	1.000
$\Delta Revol$	0.001	0.125	-1.000	0.000	1.000
<i>Size</i>	21.731	1.302	18.699	21.588	25.651
<i>Roe</i>	0.073	0.173	-1.023	0.079	0.654
ΔRoa	0.002	0.075	-0.279	0.000	0.389
<i>Lev</i>	0.500	0.270	0.047	0.494	1.818
ΔLev	0.004	0.102	-0.412	0.009	0.323
<i>Loss</i>	0.171	0.377	0.000	0.000	1.000
<i>Change</i>	0.150	0.357	0.000	0.000	1.000
<i>Growth</i>	0.178	0.306	-0.323	0.113	1.828
<i>Q</i>	2.199	1.580	0.856	1.721	11.055
<i>ABH</i>	0.079	0.269	0.000	0.000	1.000
<i>Tac_{t-1}</i>	0.000	0.130	-0.361	-0.012	0.516
<i>Cr</i>	2.245	2.853	0.128	1.388	18.999
<i>ST</i>	0.084	0.278	0.000	0.000	1.000
<i>Big4</i>	0.059	0.236	0.000	0.000	1.000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较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并未占据垄断地位。

表 5(见下页)对发生“旋转门”的样本和没有发生“旋转门”的两个独立样本相关变量的均值进行检验,统计结果显示,“旋转门”公司和非“旋转门”公司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存在显著差异,发生“旋转门”的公司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旋转门”公司和非“旋转门”公司业绩匹配的操纵性应计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大,并且盈余管理相对于上年的增加显著高于非“旋转门”公司。

(五) 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旋转门”与审计质量的相互关系,本文分别构建了以审计意见改善和操纵性应计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表6列示了以审计意见改善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旋转门”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47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旋转门”能显著改善审计意见,但是,这也可能是“旋转门”公司自身的特征,而不是“旋转门”导致审计质量损害,为了克服这一现象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了“旋转门”的变动值,即采用报告年度相对于上一年度的“旋转门”情况来反映“旋转门”现象,模型(2)给出了使用“旋转门”变动值 $\Delta Revol$ 的回归结果, $\Delta Revol$ 的回归系数是0.44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而可以说明是由于“旋转门”本身改善了审计意见。

同时,从表6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Size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改善审计意见的难度越大,而 ΔRoa 、 $Chang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公司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经营业绩以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来改善不利审计意见。 ΔLev 与因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的降低能够显著改善不利审计结果。此外,Los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说明亏损企业有动机改善不利审计意见,而Growth、ABH都对审计意见的改善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与财务状况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不利的审计结果,这也符合不利审计结果改善的内在经济原理^[27]。

表7列示了以操纵性应计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为分别采用“旋转门”的水平值和变动值的回归结果,“旋转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46和0.026,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公司管理层的固有经营风格可能偏向于过分激进的财务政策或者过度保守的财务政策,操纵性应计程度可能会太高或者太低,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可能对以上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同时使用了报告年度操纵性应计相对于上一年度操纵性应计的变动值(ΔPer_Dac)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3)和模型(4)即为相应的回归结果,“旋转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3和0.046,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旋转门”公司显著地增加了当年的操纵性应计,综合表7的回归结果可见“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

结合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旋转门”公司显著改善了其不利审计意见,并且“旋转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非“旋转门”公司,因此,我们不难得出“旋转门”现象显著降低了审计质量的结论,即假设1得到了验证。

从表7的回归结果中我们也可发现,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

表5 相关变量的均值检验

统计变量	“旋转门” 均值	非“旋转门” 均值	差异	Z值 (或T值)	p值
<i>Opimp</i>	0.05	0.02	0.030*	1.859	0.063
<i>Per_Dac</i>	0.033	-0.016	0.049***	2.812	0.003
ΔPer_Dac	0.038	-0.01	0.048**	2.024	0.022

注:T值为两个独立样本中连续变量t检验统计量,Z值为两个独立样本中哑变量的Wilcoxon秩和检验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单尾检验)。

表6 以审计意见改善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解释及 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	
	<i>Opimp</i> 模型(1)	<i>Opimp</i> 模型(2)
<i>Revol</i>	0.472* (1.67)	
$\Delta Revol$		0.441* (1.80)
<i>Size</i>	-0.153*** (-3.54)	-0.153*** (-3.53)
ΔRoa	2.256*** (4.07)	2.255*** (4.04)
ΔLev	-1.679*** (-3.28)	-1.656*** (-3.21)
<i>Loss</i>	0.584*** (6.28)	0.581*** (6.23)
<i>Change</i>	0.381*** (3.57)	0.376*** (3.54)
<i>Growth</i>	0.008 (0.05)	0.008 (0.05)
<i>ABH</i>	-0.220 (-1.14)	-0.205 (-1.02)
年度	Y	Y
截距	0.745 (0.80)	0.734 (0.79)
N	5277	5277
pseudo R-sq	0.199	0.198
N_clust	2051	2051
chi2	179.867	177.17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

程度正相关,规模越大越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上一期的总体应计与本期的操纵性应计显著正相关,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中操纵性应计没有发生反转,反而表现出了持续增长的特征,但是上一期的总体应计与本期操纵性应计的变动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资本市场虽然表现出操纵性应计持续增长的特征,但是增长的幅度也在逐渐回落;托宾 Q 值与操纵性应计显著负相关,说明成长性比较高的公司真实盈余比较高,应计部分相对较低;总资产报酬率与流动比率对操纵性应计具有显著正影响,资产负债率与亏损变量对操纵性应计显著负影响,说明公司的真实业绩越好、财务压力越小,管理层对其会计盈余预期越激进,操纵性应计越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操纵性应计增加的幅度更小,更能维持甚至降低原有的操纵性应计,这也间接说明“四大”所的审计质量还是高于非“四大”所审计质量的。此外,本文的样本数据还显示 ST 公司并没有体现出显著较高的操纵性应计,这可能是由于 ST 公司更受到广大投资者关注,所以其管理层选择的财务会计政策更加保守,盈余操纵的程度较低。

为了检验审计委员会能否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表 8 和表 9 加入了“旋转门”与审计委员会变量的交互项。虽然加入交互项以后表 9 的拟合程度较低,并且较表 7 的拟合程度降低,但是相关研究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研究结论还是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从表 8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旋转门”与审计委员会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376 、 -0.474 及 -2.040 ,在 10% 以及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当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时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旋转门”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会显著降低,也就是说,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够降低“旋转门”对审计意见改善的概率。表 9 的回归结果显示,“旋转门”与审计委员会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082 、 -0.019 、 -0.068 ,并且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当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旋转门”造成的操纵性应计的程度越低,也就是说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够降低“旋转门”所导致的高盈余管理。结合表 8 和表 9 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够降低‘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的结论,即假设 2 得到检验。

表 7 以盈余管理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及 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			
	<i>Per_Dac</i>		ΔPer_Dac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i>Revol</i>	0.046 *** (2.81)		0.053 *** (2.67)	
$\Delta Revol$		0.026 * (1.73)		0.046 ** (2.36)
<i>Size</i>	0.004 * (1.92)	0.004 * (1.89)	0.006 *** (2.67)	0.006 *** (2.64)
Tac_{t-1}	0.161 *** (7.28)	0.163 *** (7.31)	-0.682 *** (-27.29)	-0.680 *** (-27.14)
<i>Q</i>	-0.003 * (-1.76)	-0.003 * (-1.79)	-0.000 (-0.01)	-0.000 (-0.03)
<i>Lev</i>	-0.034 ** (-2.56)	-0.033 ** (-2.54)	-0.026 * (-1.85)	-0.025 * (-1.84)
<i>Roa</i>	0.064 *** (3.90)	0.064 *** (3.88)	0.090 *** (4.46)	0.090 *** (4.44)
<i>Cr</i>	0.002 * (1.82)	0.002 * (1.86)	0.004 *** (3.37)	0.004 *** (3.39)
<i>ST</i>	0.006 (0.49)	0.006 (0.52)	-0.010 (-0.94)	-0.010 (-0.91)
<i>Loss</i>	-0.024 *** (-3.61)	-0.025 *** (-3.62)	-0.027 *** (-3.42)	-0.028 *** (-3.43)
<i>Big4</i>	-0.014 (-1.64)	-0.014 (-1.64)	-0.017 ** (-2.26)	-0.017 ** (-2.27)
年度	<i>Y</i>	<i>Y</i>	<i>Y</i>	<i>Y</i>
行业	<i>Y</i>	<i>Y</i>	<i>Y</i>	<i>Y</i>
截距	-0.079 (-1.55)	-0.077 (-1.52)	-0.151 *** (-2.93)	-0.149 *** (-2.88)
<i>N</i>	5277	5277	5277	5277
<i>adj. R-sq</i>	0.054	0.053	0.151	0.150
<i>N_clust</i>	2051	2051	2051	2051
<i>F</i>	8.557	8.335	28.029	28.07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

(六) 稳健性检验

首先,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专长的人员会由于其工作经历对事务所审计的常用程序比较熟悉,这些专业人士如果现在担任非审计客户的高管,在广义上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旋转门”现象。为了排除这种情形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仅限于有注册会计师执业经验人员担任高管的公司,将“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再次回归,回归结果仍然不变。

其次,文中盈余管理使用业绩配比的操纵性应计来衡量,尽管 Kothari 认为业绩配比的操纵性应计能够增加对盈余管理推断的可靠性^[28],但是由于该衡量指标消除了业绩对操纵性应计的影响,可能存在着对操纵性应计的低估,因此我们使用了修正的 Jones 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保持不变。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选用 2009—2011 年我国 A 股市场 5277 个样本公司研究了“旋转门”的发生是否会损害审计质量以及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对于“旋转门”损害审计质量是否起到了抑制作用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 “旋转门”公司显著改善了审计意见,并且“旋转门”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更大。以上结论在考虑了“旋转门”的专业性效应、操纵性应计变量的选取以及审计意见恶化情形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不变,所以我们认为“旋转门”损害了审计质量。

2. 审计委员会是健全的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部审计师的聘用起到重要作用,并且负责与外部审计师的沟通和对其进行监督。当上市公司设置了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规模越大,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强,“旋转门”公司改善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操纵性应计的程度越小,也就是说有效的审计委员会能够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

(二) 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若要最大限度地抑制“旋转门”对审计质量的损害,我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监管。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灵魂,注册会计师审计就是为

表 8 加入审计委员会后以审计意见改善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		
	Opimp 模型(1)	Opimp 模型(2)	Opimp 模型(3)
Revol	1.620 *** (2.69)	1.705 ** (2.08)	1.538 *** (2.79)
AudCom	0.504 ** (2.22)		
AudCom × Revol	-1.376 ** (-1.98)		
Num_AudCom		0.132 *** (3.29)	
Num_AudCom × Revol		-0.474 * (-1.74)	
Ind_AudCom			0.653 *** (2.66)
Ind_AudCom × Revol			-2.040 ** (-1.99)
Size	-0.156 *** (-3.75)	-0.171 *** (-3.74)	-0.156 *** (-3.77)
ABH	-0.265 (-1.21)	-0.279 (-1.51)	-0.283 (-1.29)
ΔRoa	2.202 *** (5.61)	2.232 *** (4.01)	2.215 *** (5.65)
ΔLev	-1.731 *** (-4.99)	-1.767 *** (-3.42)	-1.728 *** (-4.98)
Loss	0.580 *** (5.59)	0.588 *** (6.20)	0.585 *** (5.64)
Change	0.374 *** (3.44)	0.381 *** (3.58)	0.372 *** (3.42)
Growth	0.051 (0.36)	0.055 (0.32)	0.045 (0.32)
年度	Y	Y	Y
截距	0.333 (0.36)	0.682 (0.71)	0.425 (0.47)
N	5275	5275	5275
pseudo R-sq	0.207	0.213	0.208
N_clust	2050	2050	2050
chi2	219.497	194.896	221.27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

了加强外部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信息信任程度,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表明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信息是合法的、公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再依据该财务信息判断投资的收益与风险,进而作出投资决策。我国对于“旋转门”现象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弹性,这种弹性给了上市公司和“旋转门”的高管一个可操纵的空间,没有实质性的限制作用。为了实现对“旋转门”现象的进一步限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应该借鉴美国《萨班斯法案》以及澳大利亚《第9号法案》的有关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尤其是合伙人及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其审计客户高管的时间间隔作出具体的限制,这样就能从时间限制上有效地防止“旋转门”现象出现,以更为严格的法规条款从根本上防范“旋转门”的产生,维护审计独立性。

其次,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工作经历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2012修订)规定,公司应披露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人员最近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股东单位任职以及在除股东单位外的其他单位的任职或兼职的情况。这项规定如果得以实施,就既可以保证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真实性,也可以将“旋转门”现象展现在社会公众和监管机构的视线中。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将会出于声誉机制以及对“深口袋理论”的顾虑,为了避免关联关系对独立性造成影响而拒绝接受该业务委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也会因对行业监管有所顾虑而减少对审计事务所的审计师的聘用。但是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上市公司并没有完整地披露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经历,这也削弱了该规定应有的执行效果。因此,我国应该加强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并且配套建立相应的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等多层次信息披露监管体制,落实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完善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中上市公司聘用审计事务所的监管,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信息的不对称状况,提高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而且有助于投资者成功识别“旋转门”的真实意图。

表9 加入审计委员会后以操纵性应计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		
	Per_Dac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Revol</i>	0.069 (1.63)	0.055 (1.59)	0.034 (0.97)
<i>AudCom</i>	-0.005 (-1.09)		
<i>AudCom × Revol</i>	-0.082* (-1.86)		
<i>Num_AudCom</i>		-0.002 (-1.58)	
<i>Num_AudCom × Revol</i>		-0.019** (-2.13)	
<i>Ind_AudCom</i>			-0.008 (-1.37)
<i>Ind_AudCom × Revol</i>			-0.068 (-1.24)
<i>Size</i>	-0.004** (-2.35)	-0.003** (-2.17)	-0.004** (-2.32)
<i>Tac_{t-1}</i>	0.044*** (3.78)	0.044*** (3.21)	0.044*** (3.79)
<i>Q</i>	0.002 (1.46)	0.002 (1.30)	0.002 (1.49)
<i>Lev</i>	0.058*** (7.89)	0.058*** (6.98)	0.057*** (7.86)
<i>Roe</i>	0.014 (1.56)	0.014 (1.21)	0.014 (1.60)
<i>Cr</i>	0.001** (2.23)	0.001** (2.22)	0.001** (2.25)
<i>ST</i>	0.031*** (4.88)	0.031*** (3.93)	0.032*** (4.91)
<i>Loss</i>	-0.001 (-0.27)	-0.001 (-0.25)	-0.001 (-0.25)
<i>Big4</i>	-0.015** (-2.20)	-0.014** (-2.25)	-0.014** (-2.12)
年度	Y	Y	Y
行业	Y	Y	Y
截距	0.155*** (4.60)	0.152*** (4.48)	0.154*** (4.59)
<i>N</i>	5275	5275	5275
<i>adj. R-sq</i>	0.037	0.037	0.037
<i>N_clust</i>	2050	2050	2050
<i>F</i>	15.485	12.254	15.3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

最后,完善我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我国法制体系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公司法》规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须有法定的监事会,但没有规定须有法定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制度目前采用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方法,即对较大的上市公司强制其成立审计委员会,对较小的上市公司允许其根据公司的情况选择设立或者不设立审计委员会。为了使公司审计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家应该将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法定化,同时要求公司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积极配合,并且,每年应当要求对审计委员会当年所承担的职责以“审计委员会报告”的形式在年报中加以披露,由于其未尽职责造成的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此外,目前审计委员会的运作规范规定比较抽象,为了保证其工作质量以及评价责任,国家应建立一套更加具体的行为框架和准则。

参考文献:

- [1] 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3:183-199.
- [2] Mansi A, Maxwell F, Miller P. Does auditor quality and tenure matter to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Bond Marke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4,42:755-793.
- [3] Clikeman P. Auditor independence: continuing controversy[J]. Ohio CPA Journal, 1998,57:40-43.
- [4] Lennox C. Audit quality and executive officers' affiliations with CPA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39:201-231.
- [5] Beasley M S, Carcello J V, Hermanson D R. Should you offer a job to your external auditor? [J]. 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00,3:35-42.
- [6] Imhoff E A. Employment effects on auditor independenc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78,53:869-881.
- [7] Menon K, Williams D. Former audit partners and abnormal accrual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79:1095-1118.
- [8] Independence Standards Board (ISB). Discussion memorandum employment with audit clients[R]. New York: Independence Standards Board, 1999.
- [9] Basioudis I G. Auditor's engagement risk and audit fees: the role of audit firm alumni[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07,34:1393-1422.
- [10]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 Commission on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The Cohen Report), report,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R].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1978.
- [11] Francis J R, Maydew E L, Sparks H C. The role of big 6 auditors in the credible reporting of accrual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99,18:17-34.
- [12] Parlin C J, Bartlett R W. Prior employment effects and independence in fact[J].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 1994,13:185-202.
- [13] Geiger M A, Lennox C, North D S. The hiring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officers from audit firms: how did the market react?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8,13:55-86.
- [14] 吴溪, 王晓, 姚远. 从审计师成为客户高管: 对旋转门现象的一项案例研究[J]. 会计研究, 2010(11): 72-80.
- [15] 刘继红. 高管会计师事务所关联、审计任期与审计质量[J]. 审计研究, 2011(2): 63-70.
- [16] Geiger M A, North D S, O'Connell B T. The auditor-to-client Revolving Door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05,20:1-26.
- [17]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305-360.
- [18] Iyer V, Bamber E, Barefield R. Identification of accounting firm alumni with their former firm: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97,22:315-336.

- [19] King R K.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self-serving biases in an auditing trust game; the effect of group affiliation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77: 265 - 284.
- [20] Bamber E M, Iyer V M. Big 5 auditors'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consistency or conflict?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2, 21: 21 - 38.
- [21] Beasley M 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ard of director composite 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 71: 443 - 465.
- [22] McMullen D A. Audit committee performanc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audit committee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1996, 15: 87 - 103.
- [23] Abbott L J, Parker S, Peters G F.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restatement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4, 23: 69 - 87.
- [24] Klein A. Audit committee,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33: 375 - 400.
- [25] Lennox C. Audit firm appointments, audit firm alumni, and audit committee independence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 24: 235 - 58.
- [26] 李爽, 吴溪. 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与自愿性审计师变更: 1997—2003 年间的趋势描述及其含义 [J]. 审计研究, 2005 (5): 13 - 19.
- [27] 陈杰平, 苏锡嘉, 吴溪. 异常审计收费与不利审计结果的改善 [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5 (4): 1 - 54.
- [28] Kotharia S P, Leone A J, Wasley C E.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 163 - 197.
- [29] Ashbaugh H, LaFond R, Mayhew B W. Do non-audit services compromise independence? Further evidenc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 611 - 639.
- [30] 张艳. 论事务所规模化与审计质量保证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3): 35 - 38.

[责任编辑: 黄 燕]

Does *Revolving Door* Impair Audit Quality? ——Analysis of Capital Market from Shanghai and Shenzhen

MI Li¹, LIU Wei-na²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ving door* and audit quality. Using audit opinion improvement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profits measuring audit quality, the article found that *revolving door* companies can improve their audit opinion, and increase the degree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profits, that is, *revolving door* decreases audit quality. The article further inspected the validity of audit committee in inhibiting *revolving door* damage to audit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mpanies set up audit committees, the more members the audit committee has, the more independent the committee becomes, and the more likely to inhibit the *revolving door* damage to audit quality. It shows that audit committee plays a proactive rol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Revolving Door; audit opinion improvement;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committee; audit quality; manipulated accrual profit